

# 风风雨雨 30 年

## ——纪念《海洋科学》创刊 30 周年

李本川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30 年来,《海洋科学》经过六任主编,六届编委会,五任责任编辑和二十二位编辑人员艰辛的努力,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鼎力支持下,使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她曾有过辉煌的颠峰,也有过痛苦的低谷。今天她成熟了,成为科学丛林中一株绚丽的鲜花。

### 一、《海洋科学》创刊

《海洋科学》诞生于 1977 年 9 月。那时经过了 10 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百废待兴,海洋科学研究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人们积蓄了 10 年的劲头,亟待发挥。为适应新形势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迫切要求,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情报编辑档案组提出了创办一个新刊物的动议,并得到了科研组长赵汝英同志的支持。申办刊物报告送到革命委员会后,革委会主任李聚欣,副主任陈吉士,让我召集研究所内有关同志讨论一下,有否必要创办一个新刊物。不料,会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大部分人同意创办一个中级刊物,为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写作园地。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理由是:我所已有《海洋与湖泊》、《海洋科学集刊》、《海水淡化》三个刊物,没有必要再办第四个。另一个理由是,在此之前我们组曾提出创办一个科普刊物,被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否定了,现在再提出办什么刊物,院里是不会批准的。这应该说是两条过硬的理由。但我觉得还是要创办,几经协商仍没有结果,最后在所革委会副主任陈吉士,及革委会中的科学家曾呈奎、毛汉礼教授的支持下,所里总算同意了办刊动议。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办刊筹备工作。首当其冲的是解决编辑人员问题。当时我们所 3 个刊物只有 2 名编辑人员,远远满足不了工作需要。陈吉士副主任让我提个名单,从研究室调人。那时刚打倒“四人帮”,研究工作还没全面开展,大批优秀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既没有行政职务,也没有专业技术职称。全所副研究员以上职称的不过 10 位同志。我大胆提出让王涛、李永植、李光友、刘发义、周仲怀、滕怀德、董金海、王贞瑞 8 位年轻同志到编辑部来工作。一天曾、毛两位教授找我谈话,毛老开门见山地说:“老李,你好眼力,你提到的这批人都是将来开展研究工作的骨干,所以一个也不能动。”曾老则和颜悦色地说:“你还是在组内想想办法吧。”我大失所望,回到组里后,把吕文超、张树荣同志从情报小组抽调出来,把周海鸥同志从档案小组抽调出来,由我和他们三人一起组成了《海洋科学》编辑部,吕文超同志任首任责任编辑。1976 年底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吕文超、张树荣、周海鸥负责全国各地组稿宣传、征订刊物。我负责办理审批手续和联系出版、印刷、发行单位。当时审批手续既复杂又严格,首先要经国家科委批准,再得到中国科学院批准方可。当时主管中国科学院期刊工作的邵绪素同志对我们说:“我们刚否定了你们所创办科普刊物的动议,你们又提出办中级刊物的要求,这是不大可能批准的。”经我们苦苦哀求,他说:“你们先去找国家科委审批,他们同意了,我们没有意见。”这总算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之后,我们整天在国家科委期刊部恳求,但都无济于事。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感到山穷水尽时,到了 1977 年初,却是“柳暗花明了”。那是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和张树荣、管叙堂三人到广州出差,巧遇科技文献出版社的陆书堂、张春荣两位同志,我们住在同一个招待所里。他俩的名字和管叙堂、张树荣两人的名字,都有两个同音字,这大概是缘分吧。我们彼此相处得很融洽,在聊天时,我们得知陆书堂同志是科技文献出版社负责期刊工作的,我便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科技文献出版社给我们出版《海洋科学》。老陆很痛快地答应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当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确实给我带来了希望。从此,在那段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经常帮老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他很感激。临分别时,老陆说:“你返回青岛后,立即带着申报材料到北京找我,一切审批手续我帮你们办理。”回青岛后我和吕文超同志带着材料和已编好的创刊号稿件,找到了陆书堂同志。大陆(大家都这样称呼他)非常热情接待了我们,他是个极其干练的人,很快就帮我们办好了审批手续,而且安排了北京西苑印刷厂为我们印刷。我们亲自到北京邮电总局办理了发行手续。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1977 年 9 月份,《海洋科学》首期诞生

了。我们手捧崭新的刊物,热泪盈眶,这是一年来我们辛勤劳动的结晶啊!

## 二、“丑小鸭蹒跚学步”

《海洋科学》诞生后,当年试刊两期。由于我们4人谁也没干过编辑,缺乏编辑知识,再加上试刊上80%的文章是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处女作。所以这两期刊物编辑水平和文章学术水平都不高,版式也很单调;内容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既有科学论文,又有科普文章,还有翻译文章,每篇文章前还加一段毛主席语录。科学论文戴上政治帽子,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但那时所有书刊都这样,这大概就是时代的烙印吧!

这样的刊物出来后,自然会议论纷纷,广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拍手叫好,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个别老编辑和科学家则“横挑鼻子竖挑眼”,挑出了不少毛病。我们也深知刊物是刚诞生的“丑小鸭”,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吕文超同志鼓励大家说:“现在《海洋科学》就像一个满脸鼻涕和泪水的小姑娘,只要我们耐心地扶植她,总有一天她会成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在人们的议论面前,我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而是认真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采取一系列办法提高办刊质量。

首先我们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海洋科学》第一届编委会是老中青相结合的典范,编委会中既有曾呈奎、毛汉礼、纪明侯、齐钟彦等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又有方国洪、胡敦欣、王涛、秦蕴珊、赵一阳、李光友、刘发义、李培泉、周仲怀、王贞瑞、滕怀德、董金海等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他们既是《海洋科学》的作者,又是组稿人、审稿人。每期发稿前我都要召开一次编委会,对每篇稿子进行严格审查,不合格的坚决撤下,从学术上保证了刊物质量。

我请有经验的老编辑,专门给《海洋科学》挑毛病,然后在全体编辑人员会议上,请他逐条给我们讲解编辑中应注意的问题,使编辑人员受益匪浅;请各研究室主任和业务骨干每周五下午给编辑人员讲解海洋科学专业知识,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水平。

通过采取这一系列有效措施,办刊水平明显提高了。《海洋科学》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出版4期(季刊)外加1期向全国科学大会献礼的增刊。读者很快遍布海内外。就连内陆的内蒙古、青海、新疆、四川等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读者。陕西省一位作者(江安宇)给我们投来十几篇有关海洋方面的稿件,大部分采用了。时任所长兼主编曾呈奎教授高兴地对我们说:“咱们的《海洋科学》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有关领导的好评,你们干得好!”

领导和读者的鼓励,使我们这批年轻人,更加朝气蓬勃地致力于编辑工作,决心将《海洋科学》办成全国乃至世界一流刊物。

## 三、踌躇满志 放眼四海

80年代初,《海洋科学》得到了一片好评,其发行量跃居同类刊物首位。科技文献出版社在青岛召开编辑工作会议时,《海洋科学》编辑部受到了表扬,对我们来说,在当时是非常风光的事情。

从国外归来的同志,纷纷到编辑部报告,说他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大图书馆内看到了陈列着的《海洋科学》。同时我们还收到了国外作者的来稿。马来西亚海洋科学家还邀请我们编辑人员到他们那里访问。据不完全统计,《海洋科学》的读者遍布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我们又增加了3位编辑人员,按学科分工,各负其责,这时编辑人员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且各学科门类齐全,刊物质量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我们改组了编委会,把全国海洋的各大院校、科研单位的知名专家吸收到编委会来,如青岛海洋大学的文圣常教授、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吴宝玲、袁业立、乔聚海教授、南海海洋研究所的范时清、陈清潮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吉如教授、南京大学的王颖教授等。还破天荒第一次将基层单位的海洋科技工作者张启信、许振国吸收到编委会来。这是一届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编委会,其中很多人如曾呈奎、毛汉礼、秦蕴珊、刘瑞玉、文圣常、袁业立、陈吉如、王颖等后来都成为科学院院士。

这届编委在撰稿、组稿、审稿、发行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仅张启信、许振国两位编委所在的荣成市,他们就征订了800余份《海洋科学》刊物。海水养殖科技人员人手一册,荣成市成为全国第一海水养殖大县,《海洋科学》功不可没。

1985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隆重举行期刊评奖活动,《海洋科学》被评为优秀期刊。当时获奖面仅占参评刊物的5%。中级刊物获奖的只有《海洋科学》一个。时任所长兼主编刘瑞玉教授,到院里为我们捧回了奖状和400元奖金。优秀刊物发奖金在中国科学院也是空前的,我们欣喜若狂,至今那个奖状还挂在编辑部墙上,引以自豪。从此,编辑部的同志,更加百倍努力,决心保持荣誉,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 四、高岸深谷 时乖运蹇

《海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到了80年代中期,科技文献出版社“清理门户”,本系统以外的刊物一律停止出版、印刷。按规定我们应归科学出版社出版。但科学出版社也是超负荷运转,无力接收《海洋科学》,该刊面临停刊的危险。

时任所长兼主编秦蕴珊教授说:“现在《海洋科学》在国内外都有影响,无论如何不能停刊。”为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奔波,西安、北京、济南、青岛到处找出出版社和印刷厂,真可谓跑破了鞋底,磨破了嘴皮。那时各家出版社和印刷厂都是超负荷运转,无力接收《海洋科学》,无奈我们又回到了北京,找到了海洋出版社,我们想海洋刊物,在海洋出版社出版还算是对口的。在时任科普刊物《海洋战线》责任编辑李茂和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我们的《海洋科学》终于有了新的出版印刷单位。

当我们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科技文献出版社和西苑印刷厂时,社长袁维忠同志设家宴欢送我们,并一再向我们表示歉意,说这是上级的决定,无法违背。近10年来,我们和科技文献出版社和西苑印刷厂的同志们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伙伴,而且是真诚朋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创刊初期工人师傅顶酷暑、冒严寒加班加点为我们赶印刊物。我们也不会忘记,当我们和工人师傅一起在车间加班加点时,袁维忠同志的夫人李淑琴同志,深夜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给我们送到车间。我们更不会忘记,为《海洋科学》的诞生,给予我们鼎力相助的陆书堂同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会有《海洋科学》的今天,他们是《海洋科学》的无名英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由于转社,很多读者找不到订刊单位,这样一来,我们的订户一下子就失去了一大半。刊物从高峰一下跌入了低谷,我们痛心疾首,又无能为力。无奈我们只好多订一些刊物,有读者来订刊就寄给他们。我们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于是我们又采取自发征订单的办法,全体编辑人员及其家属,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万余封征订单,发到沿海的一些县、镇、村,我们还分头到沿海各省市进行征订,其辛苦可想而知。

#### 五、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了80年代末,经多方努力,《海洋科学》终于叶落归根,归科学出版社出版、印刷,这对《海洋科学》来说是个新起点。

此时,第三任责任编辑蔡浩然同志调离我所,年轻编辑,且有十几年办刊经验的周海鸥同志接任第四任责任编辑。

周海鸥年轻有为、勤奋好学、与人为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尊重老同志、团结新同志,充分调动每一位同志的积极性,对刊物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在办刊思想上,他强调经营资源意识,倡导管理、开发、利用和有效经营科技期刊所赋存的各种资源,提高刊物和编辑部的边际效用,提高期刊显示度和影响力。体现在办刊实践上,就是加强编委、通讯员和作者队伍的建设。在内部加强编辑队伍业务质能建设,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的同时,放大自己,将编辑“工匠”,提升为有专业意识的“编辑专家”。将被动型的“为人做嫁”,转变为主动型的“做嫁为人”。寻找、瞄准我国和世界海洋科学最新生长点和增长点,强调期刊在科技发展中的引导作用。为此编辑部走向了多种经营——经营资源、经营思想、经营自己。在中国期刊界展现了朝气蓬勃的气象,同时在学术界也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

当时编辑部共6名编辑,在编辑出版《海洋科学》中文版的同时,曾呈奎、周海鸥和我三人主编了《中国海洋科学研究及开发》一书,近百万字,获全国开放城市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们编辑部还主编发行了《海水养殖技术操作规程》、《90年代最新海水养殖技术》、《南美白对虾养殖技术》等10部学术和技术著作。所做这些,不仅为我国海洋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使编辑部的知名度明显提高,地位更加巩固。

在技术实施上,《海洋科学》公开标榜“内容新颖、信息量大、报道迅速、应用性强”的十六字办刊方针,突出期刊特色,使刊物在我国科技期刊行列中的独立地位更加增强。

为更加突出办刊特色,稳固阵地,使中国海洋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经过深入分析研究,通过缜密论证,《海洋科学》编辑部自我加压,创办了英文版《MARINE SCIENCES》(季刊)。

为使编辑部的工作具有坚实的技术保证,实现编辑出版现代化。《海洋科学》率先全面实现微机排版,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海洋科学》终于获得了累累硕果。屡获中国科学院、山东省优秀期刊等奖,并列为国家核心期刊。《海洋科学》又登上了新的高峰。

## 六、一波三折 猛虎挡路

正当《海洋科学》在新的起跑线上,迅猛向前奔腾的时候,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出现了——办刊经费严重不足,每年所里只能拨给不足两万元的办刊经费,只相当于办刊经费的20%左右。没有经费刊物无法继续办下去。怎么办?停刊,无法向国内外读者交待。继续办下去,没有经费。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所长兼主编秦蕴珊教授和那批年富力强的编委们,纷纷慷慨解囊相助。王涛、胡敦欣、黄庆福、赵一阳、赵松龄、杨治家、苍树溪、滕怀德、董金海、周仲怀和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吴宝玲、乔聚海,荣成市水产局张启信等编委,给予《海洋科学》有力的经济支援。编辑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方设法增加经济收入。先后我负责组织了十次海水养殖学习班、培训班,编印了一系列海水养殖技术书籍,拉了几次广告……,基本解决了办刊经费问题。特别是“虾池海水养殖海参”最新技术,是乔聚海高级工程师多年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学习班上,来自全国沿海100多名学员,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就掌握了“虾池养殖海参技术”。80年代末此技术在全国沿海地区开花结果,时至今日,仅山东、辽宁两省,虾池养殖的海参,年产值就达70余亿元,养殖户走上了致富道路。《海洋科学》收到了不少感谢信件,他们说:“我们富了,《海洋科学》编辑部和乔聚海高级工程师,功不可没。”

## 七、开拓前进 不停脚步

90年代后期,《海洋科学》曾一度出现过稿件数量较少,出版相对紧张的局面。直到2000年这种状况才得到缓解,并逐步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时期。

21世纪初,《海洋科学》创刊初期的编辑人员,全部退休或调离我所。一批年轻编辑都成熟了,他(她)们承担着历史重任,在第五任责任编辑梁德海的带领下,开拓前进,不停脚步地向着颠峰攀登,使《海洋科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辉煌时期,真可谓:一朝去了一朝明,小鸡打鸣更好听。

2001年随着海洋研究所进入了知识创新工程,《海洋科学》的出版工作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前一年改为月刊的基础上,先后增加了页码、更换了封面、改换了纸张、由原骑马订改为平装,并对部分栏目和发行价格进行了调整,上述种种举措毋庸置疑地、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海洋科学》的质量,增加了经济收入,并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许多大学、研究机构把《海洋科学》列为职称晋升、研究生毕业等的重要刊物之一。

尽管我重病在身,但我仍非常关心《海洋科学》,经常询问该刊的现状和发展情况,鼓励和鞭策编辑部的全体同志,起到了模范和表率的作用。

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海洋科学》的学术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主要评价指标不断提高。据中国信息科学研究所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2005年与2000年相比,影响因子翻了一番,被引频次提升了4倍。《海洋科学》在国内海洋类期刊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发行量稳居第一。

该刊目前被国外6大权威检索机构中的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并且还入选了CA的“千种表”。被国内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十几家数据库收录。从而扩大了该刊在国内外的影响。

特色是期刊的生命,没有自己的特色,期刊就难以在这个阵地中立足。《海洋科学》充分发挥了其月刊的优势,在发表周期上追求短、平、快;在信息发布上追求多、广、新。

近几年来,《海洋科学》的稿件多得应接不暇,每年可刊出的稿件尚不足投稿的1/3,随之而来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稿件发表周期延长,这对《海洋科学》来说,并非是一件好事。月刊的优势就是快,这样下去优势难以体现,我们则在一起商讨对策,提出实行初审、专家审和终审“三严”的要求,着重提高文稿水平,对特别优秀稿件予以免费发表。

为了后续发展,《海洋科学》还初步建立了数字化期刊平台,由过去的软盘、CD-ROM期刊、联机期刊等发展到目前网络化电子期刊的趋形。另外在期刊的发行上向多渠道转变,并建立起自发渠道,开拓市场,逐步走向科技期刊市场化发展的道路。

眼下,海洋研究所正进入中国科学院的三期创新,相信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热心关怀和领导下,在广大的作者、读者、编委和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下,在编辑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海洋科学》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2007.9.9